

雞皮疙瘩的幽靈

王健椎

三十多年前，剛到猶他鹽湖城時，在美國超市內，偶爾會看到賣雞爪，價錢相當便宜，數年後，來自東南亞新移民漸多，對亞洲食材的需求，尤其是雞爪內臟，也相對增加，依照經濟供需理論，它們的價格，自然就日漸上漲。因為不常吃雞爪，不知如何使用香料，滷工也不甚好，對雞爪的興趣，愈來愈薄弱。搬到加州後，亞洲人多，亞洲超市也多，不論是以台灣，日本，或韓國食物為主，每家超市都賣雞爪，看多了，也習慣了，見怪不怪，買不買，都沒有特別反應。已經有二十多年，沒有買雞爪來滷，偶爾飲茶聚餐時，還會回味一下雞爪，味道依然溫馨，感情也是不減。“亞洲移民人口增，雞爪內臟價格升，我的口味雖變更，雞爪感情依然深”。

除非熱衷亞洲文化，否則一般美國人，不清楚我們的文化，沒有嚐過亞洲美食，看到那些雞爪，都敬而遠之，有時候還說三道四，讓人聽了心不爽。住在猶他州時，美國超市內，有這樣的美國人，但是，在加州比較少見，而會到亞洲超市逛，或光顧亞洲餐廳的美國人，大概都是飲食高手，不但筷子運用自如，雞爪內臟大口下肚也沒問題，一點都不輸亞洲人。我，雖然半輩子住美國，對雞爪內臟不陌生，但是，對“雞皮”則沒有任何經驗。有一次在日本超市內，看到賣雞皮，只剩一包，片片雞皮湊在一起，油膩又皺皺的，還有雞毛留下的瘡孔，看了有點嚇人，強要起雞母皮，心底暗想，怎麼連雞皮都在賣！我當時的反應，可能和那些美國白人，看到雞爪內臟一樣，不可思議。印象中，這是第一次看到賣雞皮，還特別指給太太看，“甘有人會買？”。“平凡美國人，看到超市賣雞爪，心底不解腦袋抓，正港台灣人，看到超市賣雞皮，雞皮疙瘩也浮起”。

走出雞皮的影響範圍，正在看令人歡欣的鮭魚時，聽到背後一位年輕太太，用台灣腔調的國語，興奮的向她的朋友說，“你看，我買到了雞皮，最後一包！”，回頭一看，她手上拿著那一包雞皮，在教她的朋友如何處理，“這種雞皮，炸一炸，很香很脆，很好吃！”，聽她這樣的描述，我愣了一下，腦筋頓時混沌，覺得很訝異，她的口音是鄉音，她的外表，一副淑女相，是個普通台灣人，但是她的腦袋，和我的腦袋，對雞皮的看法，竟然差那多，很想知道，在她的腦袋內，她還有那些奇妙的看法。如果不是聽到她的高論，還以為她和我思想同一國，她對雞皮的喜愛，怎

麼培養出來的呢？真的是“知人知面不知心”，一個多元文化的好議題。“來自台灣俏淑女，歡喜超市買雞皮，奇妙口味無人比，多元文化好議題”。

說到雞皮，想起古早台灣的鄰居，碧雲仔，我剛念小學時，她嫁到我們村庄，個性開朗，常聽到她的笑聲，一個典型的村婦。小時候在鄉下，我常端著碗，盛著肉和菜，坐在厝外大樹下，邊吃邊聽大人開講。有一次，我碗內有塊肥豬肉，應該是比較像三盞肉，滷得很香很軟，也是我的最愛，一直到現在，還令人懷念，尤其是那入口即化的爽快，實在難以形容，當她看到那塊肉時，竟然告訴我，她最怕吃軟軟的豬肉，滷的豬肉，必須有點彈性的，她才敢吃。對我而言，完全相反，不喜歡有點彈性的豬肉，因為怕它還未熟。聽了碧雲仔的話之後，我小小的心靈，有了簡單的體會，不是每個人，對吃的選擇都一樣，但是，萬萬沒想到，數十年後，在數千里外的美國，我對雞皮的反應，還那麼過度，警惕不夠，犯下了欠缺多元思考的錯誤。“入口即化肥豬肉，我盼餐餐吃個夠，美是環肥或燕瘦？就看腦袋如何說”。

不只是對吃的選擇，有萬百種差別，在多元的現代社會中，因為成長的環境，接觸的媒體，周遭的朋友，被長期潛移默化，對事務的看法，甚至做事的方法，每個人都有獨特偏好，而且經常和我們不同。這樣的情形，在民主社會中，更是普遍，也是可貴，但是，如果人民水平不齊，缺乏容忍的修養，也將是衝突的源頭，譬如美國正在進行的總統大選，台灣去年底的總統大選，許多的意外和言語衝突，都是因此產生。從我們的“正常”觀點來看，某些族群的言行，不但極端，而且無法理解，但是如果靜下心來，從他們的觀點來看，我們可能也是不可理喻的一群。看到中時電子報，有個“入聯幽靈又來了”的標題，看完直搖頭，因為對我們來說，台灣加入聯合國，是個崇高的目標，竟然被用“幽靈”來形容，真的是頭殼歹去。這樣的社會，有這樣的媒體，如何能有共識呢？為了國家，為了社會，應該互相容忍，體量對方，萬事和諧為上，不是嗎？但是，說來簡單，做起來可是難上加難！期待我去超市買雞皮嗎？慢慢等吧。“台灣入聯是幽靈，媒體何時才清醒，體諒冷靜再容忍，雞皮還是剝風景”。

若講入聯是幽靈
目怪混蛋無形
心平容忍腦冷靜
雞皮也是欠真情

